

## 言之有理



陈北平

## 古代文人的当官

唐朝的时候,杜甫和岑参同在朝中做小官。那年头没作家协会,不给诗人发工资,又不可以发表拿稿费,只能自娱自乐,相互赠诗打发无聊时光。始终搞不明白唐朝官场职务的大小,只知道这两个诗人,一个是拾遗,一个是补阙,都是不能再小的官。望文生义,所谓拾遗,是给朝廷提些不痛不痒的建议,而补阙,是为朝廷找点不大不小的毛病。搁在今天,撑死了是个科级副处,或者县区级的人大代表。

学而优则仕,这是文人的理想。文人当官,起码在中国古代,从来不是丢面子的事。当个小官也能兢兢业业,这是读书人的本分。不过说老实话,也许与童年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有关,对文人当官,尤其是当弼马温,多少有些看不上眼。十大元帅十大将,我崇拜的都是英雄好汉。文人既然当官,最豪迈的就是投笔从戎,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,要么不还,要么弄个师长旅长干干。人生一世,出将入相,干就得干出些名堂。

杜甫又被称为杜拾遗,记得刚读杜诗时,总是喜欢不起来,一个重要原因,是诗中常见那些可怜之处。“明朝有封事,数问夜如何”,第二天要去上朝汇报,他老人家竟然紧张得一夜都睡不好,一遍遍问人家几点钟了。当官是有头有脸的买卖,当到这个份上,何苦。杜甫的粉丝硬说这表明了诗人的高风亮节,说人家老杜上朝,汇报芝麻绿豆的小事,也是如履薄冰,辗转反侧,为人臣子就应该这样。要忠心耿耿,不能因为自己官小,就混日子。

岑参与杜甫相比,显然要潇洒一点点,知道该怎么混日子。在写给杜甫的诗中,他描述自己的工作,干干脆脆地说:“圣朝无阙事,自觉谏书稀”。意思是说,今上太好了,让我这个补阙小吏,竟然挑不出什么小毛病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没说实话,安史之乱以后,盛世已不复存在,大唐正走下坡路,这谁都能看见。马屁拍得很肉麻,说给杜甫听又有什么意思呢,难道杜甫会把这诗送给皇上看,不可能。

大诗人屈原给人的印象,牢骚满腹,郁郁不得志。众人皆醉我独醒,生不逢时,完全是愤青形象。当年初读《离骚》,或许人太浅薄,学养不足,我怎么也读不出个好来,只觉得老是在闹情绪,一切皆不满意,原因就是楚王不肯赏识,不肯给他一个恰当的官做,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
另一位大诗人李白也如出一辙,“生不愿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”。这韩荆州什么玩意,差不多就是奸臣,给诗人提靴子都不配,李白却偏要热脸贴冷屁股,有辱斯文地去巴结。

百无一用是书生,古代文人当官,当好的,扳指数数,真不多。

叶兆言: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## 韩流来袭



韩东

## 洁癖

很多人都有洁癖,我说的自然是那些不太严重的。否则的话,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交往,那就该医院里见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外公就有洁癖。他老人家总是拿着一把笤帚,成天扫地。家里不用说了,外公竟然从家门口一直扫到了外面去,在公共楼道里扫个不停。这违背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古训,但他有了一个好老人的名声。他不仅扫楼道,而且还扫厕所。那年头,厕所也是公用的。那年头好啊,也没有洁癖这样的说法,都说我外公大公无私、学雷锋。后来,我父母遭到革命小将的炮轰,大字报和侮辱人格的标语一直贴到了家门口来了。外公就像不识字一样,把那些大字报和标语弄得衣服帖帖的——在边角卷起的地方补上糨糊,用干抹布抹平,里面鼓起的气泡……这些情节后来被我写进小说《扎根》里面去了。

在我漫长的单身生活中,见到最多的还不是

洁癖,而是和洁癖相反的邋遢的人。有一次,一位不修边幅的朋友来我家住了一周。我起得比他早,不免将家里略加打扫。实际上也就是扫个地,抹个桌子。待他起床后,往桌子跟前一坐,说道:“还是干净好啊!”于是就在那张桌子上趴下来写诗,一天竟然写了几十首。创作热情空前提高,都是因为面对一张干净的桌子呵。那时候我们都不怎么爱干净,却很喜欢简洁、干净这样的词。这些词对我们具有刺激性。记得海明威有一个短篇叫做《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》。干净明亮有多好呵,还有年轻。说这个,大概和洁癖没有什么关系。

后来,我真的认识了一个有洁癖的朋友,临时住在旅馆里。旅馆房间本来就干净,有服务员专门打扫。可这位朋友在人家打扫的基础上,每天自己还得打扫。他的房间当真是一尘不染,雪白的床单,雪白的墙,连桌子上放的一摞书也码得那么整齐。我不免觉得别扭,就将那些书错开了几本。朋友绝对赞成,也觉得自己洁癖得过分。于是乎,他再次收拾房间时,就按我摆放的样子对付那摞书,书与书之间错开的角度丝毫也不能差。朋友忙于调整,直到满意,一个钟头就已经过去了。我和他交往直到绝交,他桌子上的书都是如此摆放的,真是让我受不了!

对女人而言,我以为洁癖是一种美德,只要不

那么严重。这并非是大男子主义。因为我发现,女人大致分为两种,有洁癖和邋遢的,而中间状态却十分稀少。因此与其选择邋遢的还不如选择有点洁癖的。因为有洁癖的好歹让我有家的概念,有收拾或者拾掇的习惯。即使你的行动受到一点限制,但作为一个家的确需要整洁和体面。碰到那种邋遢的,水池子里的碗堆得老高,冰箱里的剩菜发霉发臭,臭袜子、脏衣服横尸遍地……那就不像过日子了,你也就不吃了兜着走了。不得已求其次,我建议你还是选择有洁癖的女人。当然,如果你是找情人而非结婚,那就另说了。

本人的洁癖则是针对文字的。写下一行字,总要求尽善尽美。所以啊,就在那里抠字眼。多一个字或者少一个字,用这个词还是用那个词,这句话是放在前面抑或放在后面……脑子里成天转的就是这个。我将此称为职业病,文字洁癖就是它了。这病折磨了我近三年来,当真是苦不堪言。后来我也通了。写作的人和女人一样,有两类,洁癖和邋遢的,中间状态比较稀少。如果让我选一种,我还是愿意选洁癖。通过洁癖而达到某种不逾矩的自由或者中道,比起邋遢成癖的人更有希望。如果你不赞成,就把我的说法当成一个洁癖患者的自我辩护好了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## 荆歌劲舞



荆歌

## 请陆川到常熟拍戏

我是在1978年3月的一场蒙蒙细雨中初识常熟的。那时候交通太落后,如今我驾车一个小时都不用的路,当年差不多走了一天。

在常熟生活的两年,与学习有关的记忆,早就烟一样散去散尽了。在记忆里清晰和温暖着的,是常熟的风物与饮食。我人生第一次的饮酒,就是从常熟开始的。放暑假的时候,我买了两瓶桂花酒回家。当时所知道的常熟特产,就是桂花酒、叫花鸡和常熟花边。我在回家的汽车上,不住打量着桂花酒。后来口渴难当,就忍不住打开一瓶,喝了一口。这一喝,就控制不住了。它的芳香,还有它蜜一样的甜味,让我忍不住又喝了第二口。到家之后,桂花酒只剩一瓶了。我在路上喝掉了一瓶桂花酒!到家之后,我又吐了一次。而我的父母亲还以为我是晕车了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,我竟然在路上灌下去一瓶桂花酒,并且喝醉了。

我和一位名叫全衍的同学,经常下午逃课,跑到书台公园,在那儿喝茶。我们自带了散糖,要了红茶。将糖放在红茶里泡了喝。喝够了茶,就跑到山上去,在苍老的松树之间俯看常

## 仙声夺人



F. H.

## 跟日本女生聊文学

1985年,我进入圆明园诗社,负责诗社的对外联络。这期间,认识了两位在人大留学的日本女大学生,其中一位叫宫静爱,跟我经常聊诗,比较投机。

宫静爱时年24岁,日本名古屋人,在人民大学学习汉语,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,住在人大静园公寓。我们经常在三义庙一带的小饭馆喝酒聊诗,宫静爱对中国1930年代文学有比较浓厚的兴趣,对那个时代的作家基本上如数家珍。起初我还不知道宫静爱有多宽的知识面,就考她:知道“语丝派”吗?她随即回答:1924年在北京创刊的《语丝》周刊的作家们,主要有鲁迅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冯文柄、顾颉刚、孙伏园。我又考她:大众文学是谁提出来的?她对答如流:瞿秋白,1930年在《文学日报》上提出,要求运用最浅显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,打倒那些新文言的“假白话”和旧小说的“死白话”,创造出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语言。

我们聊到卞之琳,宫静爱说:他的《断章》好死,精悍到家,有些日本俳句的意韵。我说:卞之琳还有一首好诗,叫《雨同我》——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,鸟安于巢吗?人安于客枕?想在天井下雨盛一只玻璃杯,明朝看天雨令今夜落几寸。我问宫静爱:戴望舒的诗你一定喜欢《雨巷》吧?她说

熟城。下山之后,我们就去电影院边一家饮食店,吃我们喜爱的猪排炒年糕。在常熟读书的两年,我不知道吃了多少盘猪排炒年糕。我至今还认为它是难得的天下美食。当时因为我吃猪排炒年糕太多,经常身上吃得钱都没有了。我的母亲因此每次来信,都在信封里夹寄一张十元纸币给我。

我们还经常和两位文艺班的女生相约了一起去辛峰亭,去兴福寺,去剑门。并因此而被老师批评为“谈恋爱不像谈恋爱,看老乡不像看老乡”。我们在地区师范读书的时候,谈恋爱是被严格禁止的。我们虽然没有谈恋爱,但我们两男两女经常泡在一起,引起老师的警觉和不满,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我们班有一次集体登方塔。我在塔顶诗兴大发,回来后写了一篇作文,得到了班主任宓励平老师的表扬,她在我的作文本上画了很多双圈。宓老师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,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姑娘。她一直是我暗恋的对象。她的表扬,让我激动难安。

呵呵,关于常熟的记忆,是那么的丰富和美好。许多的许多,在我的长篇小说《鸟巢》中都可以找到痕迹。我曾说过,《鸟巢》这部小说,是我美好而又迷惘的青春记忆。而我美好又迷惘的青春,是与常熟这样一个地方紧紧连在一起的。导演陆川曾经打算将《鸟巢》拍成电影。我对他说,到时候,一定要将剧组拉到常熟来拍。它是一个青春之梦的开始之地,也是无限美丽的终点。即使到了人生的暮年,在那慵懒无力的残阳散落的角落,这个梦,依然会振动起蝴蝶一样的翅膀,绚丽的翻飞将把一颗苍老疲惫的心灵轻轻抚慰。

荆歌: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还有《断指》,但最喜欢的是那首被人忽视的《寂寞》:我今不复到园中去,寂寞已如我一般高。我夜坐听风,昼眠听雨,悟得月如何缺,人如何老。我说我最喜欢戴望舒的《百合子》:百合子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,因为她的家乡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……宫静爱笑了起来:你是真喜欢还是在奉承我?我说:用戴望舒写给日本女性的诗奉承日本女孩,这也算珠联璧合呀。

宫静爱对现代文学的眼光挺独的,她在众多当年的白话诗人中,极其推崇朱湘,认为他的诗在近代诗人中,最接近诗歌本质。我对朱湘也比较热爱,就背了一句:你的情好像一粒明星,垂顾我于澄静的天空,吸起我下沉的失望,令我能勇敢的向前。宫静爱说,这是朱湘的《答梦》,接着她也给我背诵:三弦抖动而呜咽,哀鸣出游子的空心胸,无人见的暗里飘来,无人见的飘入暗中。我说:这便是朱湘著名的《弹三弦的瞎子》。

朱湘是中国早期白话诗歌最为边缘的人物,这方面宫静爱跟我的趣向比较一致,不怎么喜欢那些一流的、名比较大的诗人,而喜欢一些低调的、被忽视的、沉郁坚忍的诗人。宫静爱问我:既然喜欢朱湘,那肯定也喜欢冯至了?我说:那当然,我认为中国白话诗人中,语言功力最好的首先是闻一多,其次就是冯至。

后来,在寒雨的北京站凄冷的月台送别宫静爱时,我们竟一同念出冯至的诗章:好一个悲壮的、悲壮的别离呀!满城的急风骤雨,都聚在车站。车站的送别人,送别人的心头了……

大仙:诗人、作家。现为北青传媒《休闲时尚》杂志主编。早期的足球酷评,领一代先风。著有诗集《再度辉煌》、随笔集《一刀不能两断》《20不着46》、小说《先拿自己开涮》。

## 葵话宝典



钱顺

## 天顺小馆

有个朋友心痛于近两年北京老街道、老房子的拆迁,每天利用业余时间,骑车四处乱窜,晚上回家,一书包破砖碎瓦、老路牌老门牌。前两天我去看他收藏,在一堆破烂当中贪心地扒拉半天,心想,要能找到天顺小馆的片鳞只爪就好了。

没错,天顺是一家已经被拆掉的小饭馆,原来在新街口北边一胡同口。现在别说天顺了,那条胡同都从地图上消失了。天顺小馆是北京成千上万的牛毛小店之一,白色瓷砖铺地,铝合金门窗,米黄色亮漆面的劣质桌椅,很像早年流行过的塑料贴膜的书,又滑又亮,甭提多土了。金五星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碗碟餐具,白炽灯照得店堂一片惨白,墙上菜渍清晰可见。饭菜都是最俗套,拍黄瓜花生米、鱼香肉丝、西红柿炒鸡蛋之类。顾客也以民工为主,油腻腻的外套往椅子背一搭,甩开腮帮子狼吞虎咽。必有酒,而且,必照醉里喝。

已经回想不起来,当初为什么挑这么家小饭馆常聚,可能是照顾东南西北各处人的一个中间地带,也可能是召集人狗子

看中了饭馆服务员小妹,又或者就是老板娘大度,可以由着性子供大家酒后撒泼;反正有一两年时间,月亮乍一升起,一堆酒徒就莫明其妙地在此聚齐。

最迷恋天顺的是狗子,一挑门帘,真有宾至如归的坦然,可神气啦!恨不得扒了外套扔给老板娘去洗。狗子自打出了长篇小说《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》后,成了很多文学青年心目中的鲁迅,他自己倒很警惕,不骄不躁,还照以往一样酗酒度日。因为常年大醉,狗子有酒精中毒迹象,每天不喝酒的时段,也就是白天,一律蔫头耷脑、眼皮儿抬不起来。一到夜里,几瓶啤酒一下肚,立即神采飞扬,四肢灵活地张牙舞爪。但是,好比最美的昙花总是灵光一现,狗子的这种神采,往往持续不过半个小时,迅速随着新一轮的喝多,遁散得无影无踪,狗子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蔫头耷脑、眼皮儿抬不起来。

和狗子一样,众人在天顺的夜生活,基本都是处在大醉状态,但又没有醉到失忆的程度,所以此刻回忆起来,一幕幕情景宛若再现。一般狗子醉后,维持场面活跃的重担,就落在他的铁杆闺蜜阿坚头上。诗人阿坚小时练过几天书法,可又练得不够好,所以一颗展示书法技艺之心长期被压抑,一俟酒后,就要学宋江,当场赋诗题壁。多亏天顺没有笔墨纸砚,要不那几堵本来就不白的墙,早已成了涂鸦艺术的先驱。后来有一天,阿坚突发奇想,要现场制作毛笔。反正都已大醉,人人以身伺艺,于是把厨后收拾带去的剪刀拿来,每人贡献一绺头发,一根一次

性筷子做笔杆,一杆千金不换的毛笔当场制成。没有墨,酱油代替,阿坚一跃而上桌面,运足全身力气,饱蘸一笔酱油,一个“人”字刚写一撇,脚下桌子喀嚓一声折了腿儿。

从此阿坚不再闹着写字,但又有了新创意——又率领众人迷上了滚轴轮滑。两三天的工夫,人脚一双滚轴轮滑,挎在脖子上就出现了,很像1980年代去什刹海滑冰的打扮。一般晚九点在天津顺聚齐,先喝顿大酒,喝到差不多时,店里也就没外人了,门一关桌椅一挪,当场刻苦练习。是有明确目标的练习,阿坚他们的目标是,滑着滚轴闯一趟关东。目的地定在吉林四平。至于为什么定在这个地方,狗子的解释是:四平嘛,滑到那儿喝四瓶再滑回来。

基本功练习了几天,开始进入耐力训练,几个轮滑战士每天照样晚九点到店,先喝到微醺,子夜时分鱼贯而出,绕着二环路奋勇前进。开始刚滑到东直门就是个瘫倒在地,后来越滑越远,直到能够天亮之前绕二环路一圈,回到天顺再接着喝到天亮,回家蒙头大睡。

再后来,狗子他们真的去了一趟四平。确实有一段路是滑行的,不过大部分时间里,他们是坐在一辆板儿车上。轮流滑轮流坐,坐到高兴时,就下来滑一段。到了四平后,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回来,说来也巧,我们几个体力不支未敢同行的落后分子,正在天顺喝着大酒,怀念着他们。

杨葵: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